

灯下温情

文 | 王虎山

从居住的小区门口一路向南，有一条繁华热闹的商业小街。小街左面是居民区，右面一半是居民区一半是医院。街道不宽，街道也不长，不到两百米。不宽不长的街道却容纳了尖草坪最多的商家，汇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类商品，琳琅满目，数不胜数，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

人口密集的尖草坪，促使了商业小街的繁荣。多少年，热闹的景象从早到晚，直到夜色阑珊，华灯照亮星空，腰包鼓鼓的大小老板才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带着满意的笑容收摊打烊。

当人们带着生活的富足和美好的愿望进入梦乡，小街的尽头会出现一个娇弱的身影。这是一名女性清洁工，个子很矮，比手中的扫帚高不了多少。不论四季如何更替，她都戴着灰色的帽子、白色的口罩，橙黄色的工作服宽松地罩在身上，显得弱不禁风。手套很旧，像用了很久。昏黄的路灯照不出她的模样，只能拖长模糊的身影。各种菜叶子，烂水果，塑料袋，鱼虾的内脏，一次性筷子，瓜子花生皮散落在小街两侧，散发出各种难闻的味道。她挥舞扫帚，“唰——唰——唰”，垃圾逐渐汇成一堆，她移动很慢，帽檐下的眼睛不放过微小的杂物。老白家的蔬菜摊太大了，丢弃的烂菜开了会，真作孽！好好的菜就扔了，放在过去，吃都吃不到。一股恶臭迎风而来，老刘家的鱼摊真不够意思，告诉几次了，内脏鱼鳞就不放在袋子里，扔得乱七八糟，惹得野猫野狗闻腥而来，把人吓得够呛。小马的干货摊有所改变，干瘪的瓜子花生壳明显少了。唉！每次到了蛋糕店就累了，歇歇吧。她拄着扫帚，回头看路口。老头子该来了。

老头子，她的丈夫，穿着以前的工作衣，戴着蓝色的大檐帽，灰色的口罩，扛着铁锹，出现在路口。老头子紧走几步，拧开水壶，倒了一杯，递过去，眼瞅着老伴喝下去。然后拧紧水壶，背在身上，转身走到路口，拿起铁锹，把堆起的垃圾铲进垃圾箱。她回身看着熟悉的身影，几十年了，越看越想看，咋就看不厌呢，这死老头子，真让人待见。想着想着，她“扑哧”一声，笑了起来，好了，这么多年，难为他了，过了今天就好了，再也不用受这罪了。年龄大了，该歇歇了。

夜幕下的小街失去白天的嘈杂，静极了。唯有几声尖锐的猫叫和抢食的犬吠伴随清晰的“唰唰”声，回荡在幽蓝的夜空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这条街扫了几十年，早住进自己的心里，哪高哪低，哪平哪凹，没有人比自己清楚，多长多宽，都是一步一步量出来的。街道改造无数次，小商小贩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再怎么换，这条街的垃圾一点没少，都是自己一扫帚一扫帚，流着汗水扫出来的。嘿！嘿！嘿！仔细想想，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了不起，不管你白天多热闹，到了晚上，一条街都归我管。谁要是缺斤短两，给你门口留点货。呵呵呵！说笑咧，自己一辈子也没做过违心的事，哪能呢。明天不知道谁来接班，小李还是老张？嗨！就操这闲心，谁来接班领导自有安排。管他呢，反正明天就退休了，可以吃完饭看看电视，拉着老伴遛遛弯，坐在路灯下和老邻居们唠唠家常。

快扫吧，扫完就结束了。她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看扫过的小街，好像身后有无数呼唤她的声音，召唤她的双手。她仔细听，认真看，听到了南腔北调的叫卖，看到了摩肩接踵的人流，她会心地笑了。

小街的北口是一座古老的桥。桥头的便利店没有打烊，店内的灯光把台阶照得雪亮。她把纸片子垫在台阶上，扫帚立在墙根，掸掸身上的灰尘，缓缓地坐下。等了一会儿，老头子扛着铁锹，喘着粗气，坐在她的旁边。老头子拧开水壶，倒了一杯水，递给老伴，自己对着壶嘴，“咕咚咕咚”一顿豪饮。她从怀里掏出毛巾，伸手擦去老头子脑门上流下的汗珠。老头子点着一支烟，深吸一口，吐出淡淡的青烟。她把肩膀靠在老头子身上，老烟味带着汗水味还有说不清的味道混合成熟悉的味道，她暗暗地打开胸腔，想把这味道记忆在每一个细胞里。

母爱无边

文 | 王咏梅

有一种爱，伟大而平凡，如润物春雨，似拂面和风；有一份情，亘古而绵长，无私而宽广，这就是母爱。

在我们记忆的殿堂里，妈妈一直都是我们最忠实的后盾，每一步的成长，都在妈妈慈爱的目光中长大，每一次的成功，都在妈妈欣慰的笑容中度过。一部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的电影，让多少人流下了泪水；一首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的歌曲，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。当我们啼哭襁褓，母爱是温暖的怀抱；当我们牙牙学语，母爱是悉心的教导；当我们熬夜备考，母爱是暖暖的热茶；当我们离家远行，母爱是深深的牵挂；当我们取得成绩，母爱是欣慰的泪花。

小时候，我们也常听母亲说“这个我不喜欢吃，你自己吃吧”“我不累，你别插手”“你还小，不要替家里操心”……长大后母亲日渐老去，为儿女操心一辈子的她

能做的就是不给儿女添麻烦，于是就有了“我很好，别担心”“你忙你的就行”等的话语。不想让远方的孩子为之牵挂。母亲的爱很纯粹，甚至可以说是偏激，这是独一无二的力量。曾几何时，早晨出门时，妈妈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“出门小心点，靠边走，骑车慢点儿”；曾几何时，当我们下班回到家中，妈妈早已准备好饭菜。这饭菜虽无芳香四溢，但却让你疲惫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。这些点滴的小事中，蕴含着母亲深深的爱，它伴随着我们成长。失败时，给我们鼓励；气馁时，给我们动力；伤心时，给我们安慰。而今，我也为人母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母亲的那句“我不累”里包

含了太多太多，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。我想把这世界上所有的线连在一起，也难以丈量出母亲悠长的牵挂吧。“儿寒乎？欲食乎？”母亲的年轮，记载着我们人生的轨迹；母亲的四季，牵挂着我们的冷暖。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像阳光生生不息照耀我们的人生。母爱是倾诉之诗，那亲情，绵长悠远，纯净淡雅；母爱是守望之树，那呵护，执着不悔，长满枝丫；母爱是慈爱之海，那包容，烟波浩渺，宽广博大……

母亲脸上的皱纹，淡了梳妆，薄了铅华；佝偻的背影，匆忙了岁月，望穿了秋水，任由沧桑写满脸颊，任由风霜染白乌发，韶华易逝，唯母爱无边，依旧延伸生长！

巍巍宝塔山
刘宝宝 摄

麻辣烫

文 | 宿非珍

好久没有去吃麻辣烫了。小小的店铺，只要到吃饭的时间，顾客就络绎不绝。店铺不大，里面的布局左右隔开，各一排长桌，避免了过于单调的两两一座。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布局，就错了，往里走，还有个隐秘的角落，在客流量大时，倒是一个僻静的地方。在我看来，吃饭是个人享受的过程，尤其来一碗麻辣烫，滑溜的粉条，薄薄的土豆，嚼劲十足的海带等等哪一样都让你不忍下手。扒拉来扒拉去，每吃一口，都回味无穷。第一次进店，付账，吃饭，离开都没留意这个小角落。如果早发现，先入为主，不定每次都会找它。与人共餐，或独自进餐，这里真是不错的选择。

那天，天色已晚，忽然兴起，就管不住自己。单单一个“辣”字，充满无限的诱惑，路上我不住地吞咽着口水，恨不得插翅而飞。来到小店门口，冲鼻的香味围绕着我，里面座无虚席，门外等候的人和我一样，明知已无座，还要苦苦等待。

我像一股空气，从那些往嘴里扒拉进食的人面前飘过，“哧溜哧溜”的响声此起彼伏。他们或许，才刚刚坐定，急切把碗拢在面前，大快朵

颐，吃得旁若无人。根本不会在意一个，正在渴望填饱肚子的人。此时，多么希望，有人腾出一个空座给我。我从里间飘到门口，又从门口飘到里间，麻辣烫的香味氤氲着，我大口大口吞咽着。所有人都低头吃着，有一女两男，碗里食物已经见底，手里举着啤酒，里面的泡沫液体被晃来晃去，嘴里却语无伦次。桌上几个空酒瓶东倒西歪。我竟然飘到跟前，死死盯着他们屁股下的座位，唯恐被抢去。

开始有人抹抹嘴，离开了。快餐就是速食，速配，通过大量的客流获取收益。门外等候的人进门了，我们坐在一个桌上。有人要汽水，那种绿瓶的太钢汽水；有人要烤肠，上面的油一不小心会滴在脚上；有人要夹肉饼，饼里隔层的夹肉快要破纸袋撑破了。我只要一吃麻辣烫，坐着等。我们的麻辣烫几乎同时上桌。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嘴巴张大了又合上，看看

周围没人注意我的窘态，故作镇定地把鼻子凑近了碗边，使劲地嗅了嗅，把浮在碗上悠悠上升的香气先吸进去。红红的辣椒油铺满碗面，三三两两的面筋孔隙在微微扩张着，藕片已经被辣椒染了色，再经香菜一点缀，真是色香味俱全。紧紧攥住筷子，顺着碗边溜了一口汤，满口麻麻的，一股辣味直冲嗓子眼，我直吐舌头。又顺着碗边溜了一口汤，麻辣的滋味总惹着馋虫拱动，夹了一片生菜，明知生菜上吸足了辣椒油，故意让舌头再体验一次全麻。之前每次吃麻辣烫，都会把自己弄得像上刑场一样，眼泪鼻涕一把，爱人看在眼里，劝我，不能吃辣，少放点辣。少放辣椒，那叫吃麻辣烫吗？麻辣烫无可不烫，无味不有，无辣不欢。每次吃麻辣烫，是折磨，更是享受。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吃态，四十五度面朝天花板，最后一沉在碗底的薄薄的土豆片顺着汤涌到嘴里，汤都喝尽。

童趣



王新龙 摄